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774

16 December 1987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二七七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加纳

杜美维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792/A

下午 3 点 5 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7年12月11日民主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333)

主席：根据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该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巴林、古巴、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卡尔先生（巴林）、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马哈拉蒂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塔尼先生（伊拉克）、内塔恩亚胡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大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突尼斯、也门和南斯拉夫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加雷

汗先生（印度）、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德赫泽尔先生（突尼斯）、巴森德瓦先生（也门）和佩基科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连续八天以来，以色列占领军对我们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采取了野蛮的法西斯行动。

该行动是以色列既定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包括《联合国宪章》任内的一切有关人权的国际准则和惯例，其目的在于以压迫我们的人民作为前奏，继而把他们从自己领土上驱逐出去。尽管安全理事会在开会审议被占领土上的这一严重局势，这种行动仍在继续，这就再次证实了以色列违抗安理会和无视以不同方式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

在过去几天中，以色列军队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变成对付无辜平民的实际战场。占领部队向市民开火。他们使用催泪弹甚至坦克和直升飞机来压制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自星期二以来，以色列的行径已使三十多位烈士壮烈牺牲。其中包括男女老幼，年龄从14岁到60岁不等。另有300人负伤，其中很多人伤势垂危。我们手头现在就有关于250多名死伤者的详细情况——详细资料包括姓名、住址、年龄、受伤类型和受伤日期。我们不想使人在这方面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更有甚者，以军还包围和袭击医院，甚至带走一些伤员。这里，我要提到加沙的什法医院、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纳布卢斯的妇联医院和巴拉塔的红新月医院。

我还必须提到对急救车通道继续受到阻拦。人们受伤和壮烈牺牲都是由于很

多难民营、城镇和巴勒斯坦村庄遭受围攻所致，其中很多地方都实行宵禁。我们要特别提到加沙的夏巴利亚、阿卡德、布莱兹赫、拉法、安萨拉特、马拉兹、阿沙台特等难民营，以及西岸的巴拉塔、爱因贝台尔马赫、阿斯卡尔、法拉和阿德黑什难民营。

另外还有数十人被拘押。例如在加沙地带，有250余人被关押在安法尔二号难民营。

以色列的法西斯罪行甚至包括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市污染水箱。它封锁了整个领土，切断了那里的供电。

我们还想提供一些残暴的事例，如把儿童绑在军用吉普车上拖行，人们已经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惨状。

我要提出另外一些事例——即在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就在今天，1987年12月16日，当地时间下午12点30分，以色列部队在安萨拉特难民营用炸弹袭击两所住房，造成如下后果：在第一所房子中，一名出生两天的女婴被杀，仅仅两天；似乎其目的是剥夺她的出生权。她的名字叫泽哈德·穆塔尔。在另外一所房屋里，一名妇女被杀；她名叫萨尔瓦尔·卡玛尔，22岁。

也是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1点，以色列士兵在贝特·哈努恩袭击一名17岁的女孩，用机枪枪托揍她。结果，她因头盖骨粉碎死亡。她叫娜什瓦·哈桑·玛斯利。

这些就是在过去悲痛和黑暗的九天中，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西岸和加沙对我们和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所犯下的野蛮罪行。

我们人民对此的抵抗在加剧。抵抗已成为反对占领、反对罪恶的占领政策和实现我们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真正动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民众对占领表示真正的不服从。我们所担心的是以色列的野蛮行径会升级到全面破坏的程度。

我所描述的再次表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推行如下的既定政策：剥夺人民的民族权利，企图将巴勒斯坦人民从被占领土上驱逐出去，并以此作为吞并这些领土的前奏。这个政策的基础是拒绝将西岸和加沙地带视为被占领土，因而拒绝为在该地区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而作任何认真努力。这就是以色列的真正立场，甚至是拒绝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立场。

这是一项某些国家要求坚持的决议。要想证实这一点并不很困难。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是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和坚持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危机中被占领土撤出。因此，接受该决议的国家不会否认，1949年8月12日通过《日内瓦第四项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接受该决议的国家不会不顾国际上一致反对定居和不顾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众多决议而继续在被占领土上建立非法定居点。凡是接受该决议的国家碍难同意在安全理事会内使用“朱迪亚”和“萨马利亚”这些名称来形容被占西岸。使用这种名称并不是由于这些名称是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或者是以色列领导人对于适用于这些领土的国际法和合法名称的无知，而是出于一种认为这块领土是以色列国土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以色列对分治决议所划分给它的领土不满；以色列至今仍未确立其边界。

这就是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和加沙地带所采取的真正立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安理会就以色列这个占领国在被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所作所为问题已通过十几项决议。我们知道，安理会曾呼吁以色列遵守其各项决议和有关被占领土的国际公约，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迄今仍未取得任何积极结果。

目前局势需要安理会通过实施《宪章》条款，特别是第七章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我们认为，面对目前危险局势，安理会有义务通过规定以色列从有人口居住地区撤军并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取而代之的决议，以此作为避免出现全面爆炸性局面和使人民不再遭受灾难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至少应采取保证被占领

土巴勒斯坦平民得到保护的现实措施，其中应包括动用联合国机构和力量的措施。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可以设立一个委员会或向被占领土派遣特别事实调查团。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首要责任是通过安全理事会保护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无辜平民不受野蛮对待和以色列占领当局计划的迫害。这将保障巴勒斯坦人民最低限度的人权——生存权利。

这些将是朝向正确道路的重要措施。然而，全面公正解决我们被占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取决于以色列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全部撤出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情况下在自己领土上行使自决权。这是所有人民有权享有、所有国际文书，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保障的神圣权利。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解决被占阿拉伯领土的血腥严重局势时能够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其症结的中东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所有各阶层，包括其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十八届全国委员会在内，都曾一再确认其国际承诺，包括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承诺；这些决议是公正、永远和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我们还支持召开联合国所呼吁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应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由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所有有关各方平等参加、并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

但是，以色列无视国际意愿，拒绝接受联合国的决议，甚至拒绝接受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这才是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恶化和本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原因。

在被占领领土、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营地及所有村镇的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到袭击，这是恐怖与灭绝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诉诸安理会，希望安理会能终止新法西斯主义者对我们进行的血腥残杀，能够恢复和帮助我们履行我们得到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李鹿野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中国邻邦苏联的杰出代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相信在你主持下，本月的工作将取得良好的结果。

我也愿借此机会感谢中国的另一邻邦日本的杰出代表菊地大使阁下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本届联大刚刚审议了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各国代表的发言和联大决议均谴责了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错误政策和行为，重申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并要求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承认并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决议的墨迹未干，被占领区又传来了以色列军队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枪声，传来了无辜受害者家属的抗议和无辜受伤者的痛苦呻吟。对以色列当局这种无视国际舆论、无视国际法、蔑视联合国权威，在占领区继续强化军事镇压、变本加厉践踏巴勒斯坦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表示严重关切和愤慨。

我们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要求安理会开会审议这种局势并采取措施制止局势恶化的主张。我们在此对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声援。

以色列代表12月11日在本理事会的发言中使用了以往惯用的语言，把被占领区人民的抗暴行为说成是被人煽动起来的暴力行动，企图以此逃避以占领当局对其军事镇压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这种手法是徒劳的。有占领，才有反抗，这是常识。如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的：

“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达二十余年，它一直受到、现在仍然受到当地居民的深切愤恨。这种占领引起许多动乱和暴力，结果使许多无辜丧失生命。”

(A/42/714, 第35段)

秘书长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占领引起了动乱和暴力。这是任何辩解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连日来在被占领的加沙和西岸等地一再发生巴勒斯坦人被枪杀的流血事件，使

占领区的紧张局势严重恶化，新的更大的对抗和流血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面对这种危险局势，中国代表团认为，本理事会应当坚决重申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完全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责成以色列当局立即严格遵守上述公约各项规定，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任何镇压行为。安理会还应当考虑采取其他的具体有效的措施。

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中东问题的实质是巴勒斯坦及其他一些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被剥夺殆尽。这是安理会应当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国际社会几乎一致公认，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是正确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好办法。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各成员国，尤其是各常任理事国，应当为促成这一会议的召开作出积极贡献。以色列政府应该迅速改变错误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对召开中东国际会议显示出必要的政治诚意，以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包括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一意孤行、坚持侵略占领的顽固立场是决没有出路的。

主席：我谢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阿·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参加本次关于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的辩论的机会。我们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并相信安理会的审议将极大地得益于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

这个月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的最高级会议圆满结束。我们希望，高峰会议已开始了重要的进程，将为国际社会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集体行动提供新的动力。

我也愿借此机会向日本的菊地大使表示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



工作。

安理会多年来一再辩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不幸地一再发生暴力行为，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占领军之间总是发生流血冲突，造成死亡、破坏和无数无辜生命的丧失。在过去8天中，这类事件尤为悲惨。巴勒斯坦解决组织常驻观察员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上周五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详尽描述了该地区目前的局势。一周前开始的暴力浪潮有增无减，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和愤恨是国际新闻界每日报道的对象。

在连续7天的冲突中许多巴勒斯坦人被杀，据联合国救济官员说，这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行为。从加沙地带的难民区开始的暴力已扩大到西岸，那里由于总罢工许多阿拉伯城镇现在仍然被关闭着。

根据来自加沙的报道，随着以色列军队射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以屠杀和恐吓他们，要他们屈服，在所谓以色列20年占领期间最狂暴的一周中的死亡人数正在增加。

以色列军队胡乱开枪没有吓倒巴勒斯坦青年，也没有使他们陷入绝境，他们无畏地对抗这种针对难民营无辜居民的疯狂暴力行为。今天的《纽约时报》报道，战斗已蔓延到整个加沙地带，那里有65万巴勒斯坦人挤在贫困的难民区和村庄里。据报道，在现场的联合国主任说那里的局势“要末是彻底的无法无天，要末是一场人民起义”。

在对被占领土中这种暴力重复发生进行辩论之后，安理会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过去曾多次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可适用于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但安理会的宣言每次都没有受到尊重。大会也同样重申，反复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中的行径，但也未获重视。国际社会一直深切关注延续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巴勒斯坦悲剧；但是，镇压与反抗、压迫与暴力、对抗与报复的周期仍未打破。在所有这些悲惨年头之后，这些领土上既没

和平也无安全。 难民营远远没有提供庇护，相反成了屠宰无辜者的场所。

显然，毫无约束地使用武力和恐吓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四处逃亡寻求安全的企图都不能给该区域带来和平与安全。 同样显然的是，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区域就无法恢复和平与安全。

如果不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中东局势将继续是爆炸性的。 任何民族都无法永久在战争状态下生存。 以色列本身也需要和平。 它可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放弃其扩张主义政策，来争取持久和平。 以色列政策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流离失所和这一战略区域的动荡不安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和平或结束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况。

1983年大会第38届会议通过的大会第38/58号决议建议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勾画了达到全面解决的某些根本内容。 去年，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呼吁迅速贯彻这项决议，并强调有必要早日召开国际和平会议。 他们强调指出了

“安全理事会在促进会议的召开和为保证执行会议可望达成的协定作出适当安排方面承担的主要责任。”

国际社会各成员越来越以接近协商一致的意见认识到这样一次国际和平会议是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所必须的。

秘书长关于他促进国际和平会议召开的特别努力得到冲突各方领导人赞同的话使我们感到鼓舞。 由于以色列的消极态度而不能抓住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是令人遗憾的。 秘书长曾经指出：

“然而，目前的主要障碍是另一种障碍，即以色列政府不能一致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的原则。 只要以色列政府尚未认为召开这一会议是谈判达成和平解决的最好方式，则取得进展仍将是困难的。” (A/42/714, 第33段)

我们对巴勒斯坦自决与独立事业的承诺深深扎根于原则和信念之中。我们完全赞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和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昨天在联合国发表的公报内容。这些公报强调必须让巴勒斯坦人民得以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参加的拟议中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国际社会认为召开这次会议势在必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一致支持秘书长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努力。绝不能让暂时得失造成的程序性障碍压过将通过拟议中的和平会议实现的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已表示愿意在拟议中的会议上为和平解决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显然有责任放弃冥顽不化的态度和拖延手段，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实现公正解决和该区域的持久和平。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森德瓦先生（也门）：阁下，我愿祝贺你特别是担任安全理事会今年最后一个的主席。我高兴地看到由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因为，第一，你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国家，贵国同我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之间有着友谊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第二，我深信，以你的经验和智慧，你一定能够主持好安理会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的工作，为许多长期和新出现的区域问题和国际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作出实际的贡献。

请允许我感谢你的前任日本常驻代表，他上月份主持安理会讨论作了很大的努力。

主席先生，在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接受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参加该项目的讨论的同时，我愿保证发言尽量简短，以便使你能够最有效地使用你宝贵的时间。

我的兄弟和同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祖赫迪·特尔齐先生的发言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副主席纳萨·基德瓦先生今天的发言都全面、有力地揭露了在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上所发生的暴行，这里就不必再详述了。

事实上，我们通过电视和国际广播——尽管这些机构大多倾向于以色列——所看到的情形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决心解放自己的土地，恢复自己的自由。它们还表明，以色列占领者要继续用武力强制实行自己的权威。

事实上，当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城镇中发生的情况时，我深感悲痛，心头流血。各位代表也可能看到，用最先进的武器武装到了牙齿的以色列士兵和坦克向四周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公民胡乱开枪。许多人被打死打伤，既对儿童和可能是出来打听自己的孩子和兄弟的男女老人，对学生和青年都不放过。还有什么比这更野蛮的吗？

但是，特拉维夫的代表纳塔恩亚胡先生不但不为此感到羞耻和脸红，反而跑来这里恬不知耻地说，以色列当局通过军队采取屠杀侵略行动只不过是履行其职责，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相反，他们是在维护社会秩序，执行法律。他似乎又在说，以色列占领军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存在是完全合法的。他还表示，不管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是否接受，国际法是允许用武力占领他国领土的。简直是目无法纪！

这是空前地蔑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国际社会和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这一重要的崇高机构。这显然是撒谎。纳塔恩亚胡先生让侵略者而不是让遭受侵犯、国家被占领了的人享有使用武力的权利，大会第40/61号决议指出了这一点。这种谎言骗不了任何人。

他还企图把我们从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引向，引向另一个问题。他企图指责其他阿拉伯国家，忘记了我们不是在讨论独立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讨论在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他总是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每天发生的英勇的人民抵抗运动归罪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似乎忘了，这正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对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忠诚支持。这间接地说明，巴勒斯坦问题和

以阿冲突的任何解决都离不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该组织的参加。这次，他表现的不太聪明。

纳塔恩亚胡先生总是想把每次对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的讨论局限于结果如何。按照他的想法，以色列人倒是受害者。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没有逻辑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就等于是用阿斯匹林医治癌症。如果他认真地研究一下巴勒斯坦人奋起抵抗的原因，他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他却不愿费心或花力气去这样做。他了解真相，他只不过是肯承认这种真相而已。难道他不知道他的一伙是占领者，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着以色列的占领？

到目前为止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所发生的危险事件的讨论并没有使安理会忘记，目前和自从1967年以来在那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有人非法和不正当侵入那一地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就不会有巴勒斯坦人上街要求自由、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众所周知，以色列不肯把土地还给土地的主人，它拒绝从那块土地上撤走。以色列准备用各种手段压迫和镇压巴勒斯坦人，以便继续占领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带。它要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实力和权力。它要并吞它1967年所占领的其它巴勒斯坦领土。

如果以色列想要和平，和平就不致于等到今天还没有实现。正如大会第38/58C号决议所表明的那样，和平的道路是很明确的。以色列并不想走这条道路来实现和平。以色列要的是它强加的和平：一种维持现状的和平，一种投降的和平。因此，正如秘书长在最近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所证实的那样，以色列坚持拒绝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以色列采取这种行动，也许是因为它幻想它在1976年6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进行了侵略以后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就足够使其占领具有合法性，

或至少象1948年以色列创立那样使占领成为既成事实。

历史表明，最近的事态发展也再次证实，必须迅速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在会议召开之前，安理会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制止以色列军队进行的恐怖的大屠杀和平民百姓的流血事件，并保证他们能够在不受以色列当局侵略的情况下在和平中过上体面的生活，直到最后解放自己的土地。

以色列的目的是阻碍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继续把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象过去那样让犹太人移民在那里定居。

在以色列企图实现其自1948年来所抱的罪恶野心的时候，难道全世界能够袖手旁观吗？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民就会继续抵抗的。实际上，这几天来发生的不是一场小规模革命，而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革命，甚至连以色列的朋友们也承认这一点。

光是谴责是不够的。安理会必须尽力对以色列实行制裁，以迫使它接受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让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这是安曼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所确定的，但以色列代表却设法加以歪曲。以色列代表说，巴解组织在安曼首脑会议上并没有得到象以往历次会议上所得到的同样注意。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几天前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A/42/209A就可以发现该决议草案中有一整段谈及安曼首脑会议。由此可见，他除了欺骗自己以外，没有骗到任何人。

主席：我感谢也门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杜梅维先生（加纳）：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政府和人民同我国加纳在两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长期维持友好的关系。因此，加纳代表团看到你担任12月份安理会主席感到特别高兴。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转达加纳代表团对你的祝贺。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日本的菊地大使致意，他在11月份出色地完成工作，因而

是受之无愧的。我们同他的国家也维持友好的关系。

安全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日益恶化作出反应。连续九天来，被占领领土上暴力事件普遍发生。根据最新的报道，所造成的伤亡数字已上升到12人死亡，数人受伤。

自上星期五，12月8日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以来，加纳代表团一直非常认真地听取各位发言者的发言，特别是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他代表其政府描述了几天来发生的事件。有一项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最近的悲剧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在于以色列占领军企图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青年为抗议一辆以色列司机驾驶的卡车在占领区的贾巴利亚撞死四位同胞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以色列代表轻描淡写企图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在以色列常见的一起车祸事件，而巴勒斯坦青年则认为四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是因为不久前的12月6日一名犹太商人被刺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在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中，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一场持续一天的骚乱中开枪打死二名巴勒斯坦青年，打伤18人。在一起有关的事件中，据报道，以色列直升飞机向汇集在受伤的同伴那里正在接受医治的希法医院的大院里的巴勒斯坦青年人群中投下催泪弹。据报道，以色列军队还在西岸的贝拉塔难民营打死四名巴勒斯坦人，并打伤在那里参加另外一次示威的30人。另外还有报道说，在耶路撒冷北面的卡兰迪亚难民营里，有23名学生在示威中高举巴勒斯坦旗帜而被逮捕，在同警方的冲突中还有12人受伤。

目前的悲剧性事件同前几年的暴力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去年的受害者是西岸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在那次事件中，用机枪和催泪弹武装起来的以色列占领军向学生开枪，打死2人，打伤15人。被打死打伤的是一群学生，他们正在示威抗议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空中、地面和海上袭击，感谢国际社会在纪念巴勒斯坦日时表达的声援。

在这次暴力事件中，伤亡的都是十几岁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青年，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加沙地带汗尤尼斯镇的十一岁的男孩。 据报道，他被以色列部队开枪射中头部而死亡。

以色列代表辩解说，他的政府是为了执行法制才开枪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问一问：法制是否应向手无寸铁青年头颅开枪而得到了执行？ 加纳代表团觉得难以接受以色列代表的辩解。

野蛮屠杀汗尤尼斯镇十一岁男孩、以及被占领土各个地区发生的枪杀使人很容易再次得到如下的结论：为了扼杀合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以色列当局使用了过分的武力。

加纳代表团强烈谴责占领国及其军队野蛮屠杀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和过分使用暴力。 局势如此严重，悲剧如之广泛，以至于以色列代表浅薄和无所谓的态度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和惋惜。

考虑到以色列疯狂屠杀、绑架、行政逮捕和骚扰东耶路撒冷和其它被占领土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径愈积愈多，我们很难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最近的事件是旨在表明，以色列掌握着优越的军事力量，因此它有能力粉碎巴勒斯坦人的愿望。这种态度是一种幻觉； 除此之外，它只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十分动乱的局势，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不可避免的严重影响。 历史一再表明，不可能永远压制一个民族的合法愿望，这就是真理。 以色列如能吸取这一教训，定将受益匪浅。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再次集中注意到，未获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给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 加纳代表团认为，鉴于恶化的局势给和平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安理会必须迅速和坚决地采取行动。

在这一方面，加纳代表团觉得有以下三个可能的行动。 请允许我强调，决非仅此而已。

第一，安理会应该再次呼吁以色列遵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履行其对被



占阿拉伯领土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安理会去年通过了第592(1986)号决议，肯定该公约适用于巴勒斯坦和其他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此，安理会必须呼吁以色列放弃习惯性地违反该公约的行径。

第二，安理会应该呼吁以色列将最近一周内因暴乱而被拘留的人士全部释放。

第三，加纳代表团认为，应该迫切处理有关拟议中的中东问题国际大会的问题。大会本届会议作出的决定再次表明，这一设想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

尽管一开始遭到挫折，但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仍然不懈地努力，继续与有关方面进行对话，以求维持动力，对此加纳表示赞赏。主要的障碍依然是以色列政府的不合作态度。我们希望，以色列能够听取绝大多数国家的忠告，更加现实一点，不要再坚持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这些先决条件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使得一种仇恨和冲突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二十年来，以色列在与其邻国的关系中肆无忌惮地炫耀武力，但这毕竟丝毫没有削弱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也没有使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任何加强。也许现在是时候了，以色列应该重新评价自己的政策，致力于建立每一个国家——不管强国还是弱国——都需要的睦邻关系。

我想在此停一下，向以色列的朋友们说几句话。以色列之所以采取目前这种顽固态度，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依靠它的朋友们来削弱安理会任何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集体决定。这种显然是过度纵容以色列的做法只会使得以色列的态度更加强硬，成了损害安理会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信誉的主要因素。我们希望，以色列的朋友们能够重新评价其立场，并且同大多数国家一起采取紧急行动，以便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这个重要机构的主席。该机构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是人道地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我深信，你英明指导将使安理会本月份在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具体化。

还应该感谢日本大使及其代表团出色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会务。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部队最近的极端暴力的行径既不令人惊讶，也不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其血腥存在的整整40年中的既定政策有任何明显的不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背信弃义和危害全人类的罪行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在过去40年对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穆斯林教徒犯下的暴行是人所周知的。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40年前把恐怖主义引进该地区，通过恐怖和扩张政策占领穆斯林土地，入侵黎巴嫩、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的无辜穆斯林教徒，最近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种族灭绝，以及昨天向贝卡大山谷发动野蛮的、全面的进攻——所有这一都是一个现象——即犹太复国主义必然的表现。暴力、恐怖、种族灭绝、扩张、背信弃义和为统治目的犯下的罪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哲理的组成部分。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对以色列最近屠杀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的行径，我们感到义愤，但不感到惊奇。

我们向联合国指控它的私生子。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的暴行已有多久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徒劳地谴责占领政权对巴勒斯坦人犯下野蛮罪行已有多少次了？即便安理会找到了谴责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的政治意志（当然按照《宪章》上它应该这样做），这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巴勒斯坦事业在最近举行的安曼阿拉伯首脑会议被出卖了。继那次会议之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畅行无阻，变本加厉地镇压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穆斯林居民。企图灭绝该地区人口，并使其对穆斯林土地的背信弃义的占领长期化。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因为阿拉伯首脑会议而泄气，并疏远了与会者及其

软弱的最后公报，他们自己动手管起事情来了。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加强了抵抗占领的决心。

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在反对美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斗争中的英勇抵抗和空前的坚韧不拔精神不仅给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而且给整个穆斯林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的英勇斗争再次决定了所有希望使戴维营协议合法化和与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搞妥协的阴谋家的失败命运。

此时此刻，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正在被占领土上进行：一方是以无畏的信念和石头为武器的巴勒斯坦青年；另一方是以美元、机关枪、坦克和装甲车为武装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自然，大家对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牺牲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野蛮和残暴是看得很清楚的，先前的发言者也部分地提到这点。

我们到今天上午为止得到的消息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打死30个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打伤300多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坚决谴责屠杀被占领土上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居民的行径，并同时重申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收复整块领土的斗争。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看到你主持12月份安全理事会工作。我们感到十分满意，这是因为你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苏联。阿尔及利亚十分高兴地与贵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深信，你得到大家公认和赞赏的能力和个人品质将是成功地完成你的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感谢日本常驻代表菊地大使于缙地主持了上个月本机构的工作。

正当大会重申紧迫地需要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并要求秘书长不

遗余力地加快会议的召开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采取国际社会现在已习惯看到的办法，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犯下新的罪行。

无辜的人民，包括青年和儿童再次在以色列的枪弹下倒下，他们遭到盲目的镇压，仅仅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并打算仍然做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的子弟再次通过抛头颅洒热血证实了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到的无法忍受的不公正和他们总有一天要恢复所有民族权利的坚强意志。

事实是清楚的，任何歪曲事实的企图，任何花言巧语，任何歪曲事件的做法，都不能改变事实或减轻其严重性。这些形象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

在一些被占领土的地方故意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其中大部分是学童和学生，在平民中撒下死亡和毁灭。

这些近来不断发生的无理行为，夺去数十名无辜者的生命，简直是蓄意谋杀，清楚地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玩忽人命，决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扼杀巴勒斯坦人民的呼声。

最近几天内在约旦的加沙地带和西岸发生的流血事件——其严重性已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中得到阐述——使人们想起以色列占领带来的一切恐怖，以及本组织——特别是安理会——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恐怖和为失去祖国和民族权利的人民申张正义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恐怖与暴力的气氛中，在占领下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今天正以卓越的勇气和决心反抗压迫，宣布对其正义事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场波及整个被占领领土的轰轰烈烈的英勇反抗，理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和支持。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这一反抗表示敬意，这种反抗是表明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胜结局抱有信念的行动。

中东冲突表现出持续的危险，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其形式的复杂性及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的多样性，因此它总是变化莫测。同时，尽管人们一再试图把该冲突缩小到某一方面，然而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其本质——巴勒斯坦问题。

如果把它看作是局部冲突，它还是表明它会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以致对那些最有能力把冲突限制到其安全所能容忍的范围的国家也产生影响。

如果把它看作是区域性冲突，它也表明——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存在，地中海或从大西洋到海湾的这一地理区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幸免于被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发言人指定为其进行侵略的战场。

所以，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欲熏心，促使它扩大了侵略的外线，但是那些它认为能够永远统治的人们却动摇了它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基地。

中东危机的成因是一个民族的土地及其民族权利遭到剥夺。四十年后，这个民族仍然以其出色的斗争表明它要在自己故土上获得自由的不可战胜的决心。

中东冲突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而恶化。二十年后的今天，整个巴勒斯坦再次给占领者上了一堂历史课：即对付占领的唯一方式就是进行反抗，哪怕自发的起义会引起激烈和加倍的镇压。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由于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在今天正在打开新局面真正的民族斗争，因此正试图用野蛮的暴力和压迫手段来克服手忙脚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无法掩盖的占领和压迫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英雄主义行为也会每天出现，这表明以色列延长其既成事实不能限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同时，谁也不能怀疑这场反抗驳斥了那些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藏的主张兼并的人。这些人一直认为时间有利于他们迫使人们接受既成事实。时间不会消磨民族的权利或特征。当一个决定用斗争来维护和加强其民族特征的人民表现出明显的无所畏惧的时候，也正是它汇集力量的时候。一些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最终取得独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观点来看，40年的既

成事实决不能改变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因为他们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因为这是第三代反抗战士的决心。

七十年前，以色列策划了夺取巴勒斯坦人民故土的阴谋。四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的篡夺，在巴勒斯坦形成了制度，二十年来，它继续占领着其他阿拉伯领土。中东冲突从一开始就在整个进程中经常出现各种事件的周年纪念日，证明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人们今天首先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纪念这些事件，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民反抗运动的呐喊已进入这个会议厅，以其强烈的呼声撞击着那些虽无心愿但有手段争取恢复正义的人的冷漠良心。

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事件揭示了被占领土上的实际情况，因此体现了国际社会又一次面对的问题的性质。

阿拉伯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意在使它能够估计局势的严重性，从而能够担负起《宪章》赋予它的责任，包括酌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时保证《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得到尊重，并保障被占领土上居民的安全。它还表明，如不能恰当地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部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和无条件撤出，就无法设想最后解决这一危机。

因此，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让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实现中东冲突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唯一的适当基础。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方面可以起主导作用的安理会应当尽一切力量消除阻挡会议召开的剩余的障碍。安理会如果仍想进一步证实其在解决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方面充分行使其权威的愿望的话，就应当坚定地完成这一任务。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国和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和安理会全体

成员对我在此发言的要求作出答复。

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月份主席表示赞赏和祝贺。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和才智将使安理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我本人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贵国同我国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我们阿拉伯世界对于贵国人民在历史上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正义事业，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感到满意。

我还要感谢日本常驻代表菊地大使，他作为上月份安理会主席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开会——大概这不是最后一次——讨论在过去四十年里犹太复国主义匪帮在巴勒斯坦和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侵略和镇压行径。我们讨论发生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些野蛮行径已经四十年了；我们讨论这种侵略扩散到其它阿拉伯领土也有二十年了。巴勒斯坦目前局势充分证明，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非正义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在镇压，尽管有广泛的国际阴谋，尽管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主义匪帮得到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武力和恐怖都不能消除巴勒斯坦人民的记忆。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证实，人民反对非正义和邪恶势力的斗争必然取得胜利。

我可以详细地描述已经倒下的烈士、受伤者、酷刑和监禁，但这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烈士而啜哭还是为他们的献身而自豪？我们为他们而自豪，因为以武力夺去的只能以武力夺回。历史告诫我们，只有人民的斗争才能结束非正义和侵略。

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着广泛的国际阴谋，被犹太复国主义控制的新闻媒介企图篡改事实，把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力和侵略的受害者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而占领者和侵略者却获得武器和金钱。有人不断企图改变巴勒斯坦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人口组成；有人一再施加压力，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移民就意味着驱逐巴勒斯坦人和侵略者用其获得的源源而来的财源建立

更多的定居点。

我们听见有人说巴勒斯坦人民的广泛暴动是由外部煽动的。所谓“外部”，他们指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是人民意愿的表达者。在巴勒斯坦境内遭受犹太复国主义匪帮谋杀和恐怖虐待的巴勒斯坦人的继续抵抗，是同散居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继续抵抗完全相同的。我们听见有人说，这次动乱是发生在《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日。这又有什么不妥呢？难道我们阿拉伯人没有权利纪念这个旨在驱逐我们人民和建立由犹太复国主义匪帮统治的国家的国际悲剧吗？

《贝尔福宣言》是我们记忆中的污点。已故的纳赛尔总统指出，这是一宗私相授受的买卖。我们现在在长期占领和反复侵略行径中看到了《贝尔福宣言》的影响。

我们该哭泣吗？我们该祈求怜悯吗？我们该等待鼓舞吗？还是我们该要求通过决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经通过众多决议，但都仍然是从未得到执行的一纸空文。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一再藐视安理会所有决议。安理会还应通过另一项决议吗？无论其条款是多么具有约束力，都不能将一位儿童、一位妇女或一名学生从必然死亡中拯救出来。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象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安理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因为这样才能结束悲剧和占领。我们曾试图要求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尊重国际决议，但它尊重什么了呢？日内瓦公约？犹太复国主义存在的特点是践踏《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联合国的非法产物，它藐视联合国所有决议，无视安理会所有决议。

1967年戴高乐将军果断地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实行武器禁运。这是一项现实措施。其它国家难道不能这样做吗？那些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国家对以色列实行禁运了吗？我们所看到的是某些国家每年向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提供数以亿美元计的援助？难道它们在自己历史上就不能合情合理地采取一项行动吗？



他们提供的金钱将用于杀害巴勒斯坦人，用于建立定居点。当然，除非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并非人类，不值得活下去。今天，巴勒斯坦人已高举起自己的旗帜，高呼着：“滚出去，不然就杀死我们”。是的，他们已将生死置于度外。然而，这并未发生，而我们却听到有些人说，巴勒斯坦人并不要死，而是要一些实际的东西。我们要说，我们希望停止各种支持，希望那些向敌人提供军火和其它武器的人停止这种作法。这样可以制止侵略。我们并不希望联合国的档案中再增加一份决议。我们希望的是安理会采取行动。

我们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几乎已不再抱有希望。但是，我们仍存着一线希望，希望安理会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禁止侵略，终止占领。今天在被占领领土上存在的完全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倘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倘若实力政策继续下去，那只会导致出现新的混乱、镇压和占领的时代，出现强者吞并弱者的时代。

当此呼吁各位通过现实的决议之际，我们要表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民族将毫不动摇。我们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即使遭受挫折，我们终将胜利，不论侵略者和支持侵略者的人多么强大。历史的必然规律是人民终将胜利，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我国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们重申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同他们一道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斗争，直到最终解放巴勒斯坦。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民主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我以阿拉伯集团本月份主席的身份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无须再向你致敬和赞扬你的外交才干，因为自从你担任主席以来，你已在对安理会工作所做的明智指导过程中证明了这些才干。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你的国家苏联支持阿拉伯的种种事业，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

斗争。苏联同民主也门保持着友好与合作的坚强纽带。

我也感谢你的前任、日本代表菊地大使杰出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务。

这并非安理会第一次根据请求开会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性悲剧。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痛苦地抗击对他们土地的被霸占、国土被占领和对他们民族权利的违反，包括《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违反。他们一直坚持以各种可利用的手段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同时也希望联合国能够提供支持和援助，以便使他们能行使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审议最近在被占领领土上出现的局势，在此之前曾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自1936年那次起义以来，这种群众起义在巴勒斯坦是没有先例的。

同所有其他人民反抗外国殖民和占领的斗争一样，巴勒斯坦人民英勇的群众抵抗斗争从未停止。随着被占领领土上的局势与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局势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抵抗曾出现起伏。这一抵抗以反对占领为开端，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在墙上书写反对占领的口号或从事军事抵抗。今天，世界正目睹巴勒斯坦人民写下英雄般的史诗，这是他们在听到但却从未得到实施的政治解决办法感到失望之后写下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正在组织起来，对以色列占领军进行全民抵抗。他们不仅在表明自己人民的意愿，同时也在明确无误地提醒国际社会：他们已等待得太久了，他们不接受既成事实并正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

在看到妇女与儿童在加沙街道上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时，以色列的一位记者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被赶出加沙。”这位记者说得不错。因为，他显然知道，一个相信自己事业、用投掷石块来反抗外国占领的人民是永远不会为军队所击溃的。从曾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的那些国家的历史上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启迪。

有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会出现相对的平静。占领军往往将这解释为巴勒斯坦人民已接受了既成事实。但这种平静是虚假的。抵抗在不断增强，直到时机适当时爆发出来。目前，巴勒斯坦人民正以壮烈牺牲而经历这一历史性时期，他们做出了牺牲的榜样，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不用指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的行径、定居政策、违反国际法的措施，如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 联合国通过了上百项有关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准则的行径与措施的决议。 这些行径只是占领造成的问题的一种表现。

被占领土上正在发生的人民起义不仅是对以色列持续占领的简单的反应，它表明了这一占领的深刻含义。 巴勒斯坦人民决定以行动行使其民族权利——这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致承认的权利。 此外，被占领土上的人民起义提醒那些忽视巴勒斯坦人民和企图绕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除了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法之外这一冲突没有其它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部分的解决方法都陷入僵局； 既成事实政策遭到抵制。

安全理事会同意阿拉伯关于审议以色列占领的要求并在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抵抗这一占领的同时召开会议是对他们的英勇抵抗所表示的敬意，没有这种抵抗，公正的和平计划就找不到代表，世界的良知就不会采取行动以和平代替既成事实。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承担其责任，采取立即和实际的措施处理以色列对这些领土的占领并纠正过去40年来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的状况。 安全理事会将因而证明世界人民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向占领军扔出的石块是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的光芒——对全面、公正解决问题的希望。

主席：我感谢民主也门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斯拉夫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佩奇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的主席，我们相信，在这个月中，美苏签署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打开国际关系中的新局面。 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只要有进行对话和耐心谈判的真诚意愿，任何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不管各国间存在何种分歧，都能成功地加以解决。 我们

相信，有你的政治经验，你将以联合国的最高利益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也向你的前任，日本常驻代表菊地清明先生表示赞赏，他成功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审议。

以色列扩张和吞并政策造成的中东持续的危险形势是危机温床之一。由于其对国际安全所具有的潜在后果，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理所当然的持续关心的对象。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上最近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野蛮行为和暴力浪潮再次证实了刚刚结束的大会辩论中经常提出的警告：现存的不战不和状况和缺乏寻求中东危机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认真的政治努力和意愿的情况，随时都可能爆发成为最大范围的冲突。

出于这些理由，爆炸性局势和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抗议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可预料的。这些是以色列占领造成的无法持久的局势和不断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与愿望的自然结果。

南斯拉夫一贯指出，不能靠剥夺和践踏别人的权利来保证自己的权利。大会已经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做法和每日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情况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尽管以色列竭尽全力把局势描绘成另外一幅景象，以色列占领军神经日益紧张，尽管动用了各种措施与手段，包括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使用侵略军，还是无法压制抵抗和游行，这就暴露了以色列的占领的真正性质。

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和示威者每日与占领当局发生的冲突雄辩地证明，期望并企图使占领造成的既成事实合法化是一种幻想，不管其背后有多大的力量撑腰。

对没有保护的巴勒斯坦儿童、妇女和老人实行的暴力、恐怖和报复不会也不可能 在被占领土上实现和平。它们只可能导致对以色列占领的进一步反抗和抵制。同时，这种局势显示，从优势地位和发号施令推行的政策解决不了危机。同样，在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充分参加和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任何决定他们命运的企图

都要注定失败。

南斯拉夫一向认为，稳定中东局势的唯一方式是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和权利的基础上打开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作为九个不结盟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的现任成员，南斯拉夫总是充分支持朝着这个方向作出的任何努力。被占领土最近的事件再次提出警告，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大会最近结束的辩论证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支持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召开由联合国赞助的，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认为，这是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现实途径。

然而，我还要在此指出，以色列从它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走，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实现自决和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合法权利，以及尊重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地生活的权利，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

被占领领土局势不断恶化和动乱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说明急迫地需要同直接有关各方和一切能为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各方重新开始磋商，争取国际会议早日召开。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的不懈努力，他迄今为止为寻求解决危机的基础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

我们当然清楚地认识到实现这一设想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消极立场。因此，我们希望，最近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野蛮行为的升级能促使那些有能力的国家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它改变对国际会议和解决该问题所持的消极立场。我们还希望以色列政界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认识到被占领领土这种局势的持续对以色列本身也是有害的，必须在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争取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局势将会继续恶化，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种种危险。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美苏高级会晤成果的赞扬和对我所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加雷汗先生（印度）：阁下，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众所周知的才干和经验定能使安理会有效地处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日本常驻代表菊地先生表示我们的赞扬，他在11月份如此杰出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秘书长在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谈到了被占领领土上动乱、暴力和无辜者丧生的情况，这次会议证明秘书长是正确的。事实上，秘书长警告说，局势富有“爆炸性”，不仅会对整个地区，而且会对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影响。占领军再次采用暴力，杀死和杀伤了许多巴勒斯坦男女和儿童。我们每天听到加沙和西岸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被杀害，占领地区巴勒斯坦青年被捕和被拘留的消息。这些暴行是以色列一贯执行的“铁拳”政策企图强迫吞并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表现。

被占领领土上人民的起义并不只是示威而已，而是整个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国家的决心的表现。有些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大声疾呼地主张人权，而对生活在被占领领土上遭受歧视、剥削和凌辱政策压迫的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却闭口不谈。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一部英勇壮烈的史诗。我们印度人一贯认为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们的斗争是广大的反对殖民统治和压迫斗争的一部分。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却依然没有自己的家园，这确实是一场悲剧。

尽早成立筹备委员会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召开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是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有权平等地参加这次会议。公正、永久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必须包括巴勒斯坦

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这一条件。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关心的根本问题之一。最近一次在哈拉雷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又重申了我们这些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印度参加的巴勒斯坦问题不结盟委员会已经作出努力，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求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途径。

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在昨天的公报中呼吁安全理事会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当地的局势，并尽快地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毫无疑问，作为协调局的一员，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项建议。我们希望并敦促安理会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制止被占领领土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不这样做可能给该地区 and 地区以外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内坦亚胡先生（以色列）：在一片谩骂声中，让我清醒地剖析一下安全理事会的这一系列的会议。首先，概括一下事实：

在整个11月份和12月初，巴解组织在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公开煽动骚乱和暴力。这些骚乱是有计划安排在纪念阿以冲突某些事件的一些日子里发生的。这场运动的用意——巴解组织已公开表明了其用意——在于引起以色列人，特别是阿拉伯青年的死亡。然后这种暴力就可以用来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同往常一样高谈阔论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进行指责。再往后，就可以象阿拉法特本人提倡的那样，利用召开安理会会议来尽量拖长暴力的时间。

去年上届大会结束之后，巴解组织就是这样做的。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也许这里有些人感到怀疑。如果任何人对这种做法的协调性还有疑问的话，他肯定是忽略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和现在出现的情况在时间上和战术上的天然巧合。

今年巴解组织的任务一下子变得比去年更为急迫，但并不那么困难。

说它更为急迫，是因为巴解组织在安曼首脑会议上已被贬低到旁观者的地位。实际上，我们应当感谢伊朗代表，他在这里的发言中也谈了不少。我想我们也应当祝贺他总算在安全理事会露面了。被贬低到旁观者地位这一事实使得它在战场上和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变得绝对必要，为的是挽救巴解组织，以免其政治地位变得同中东、特别是寻求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真正进程越来越不相关。

但是，巴解组织今年做它想要做的事也已经不那么困难了，这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首先是巴解谋杀一位叫作希洛莫·萨凯尔的以色列人，12月6日他在一个阿拉伯市场采购东西时被刺死。谋杀萨凯尔的事件发生之前，一年来在加沙还发生了一系列谋杀以色列人的事件，比如哈伊姆·阿斯兰、以色列·基特罗和伊尔布拉希姆·沙莱姆被刺死——沙莱姆被误认为犹太人。当然，谋杀萨凯尔——或者说同样的谋杀以色列人——并不会导致这些示威游行，肯定也不会导致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更不用说让安理会来谴责公开宣扬犯下这些罪行的巴解组织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这里，这是连想也不用想的。

巴解很幸运，在谋杀萨凯尔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事件：第二天在格巴里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卡车转弯时不幸撞死了四个阿拉伯人。巴解很快就抓住这个机会，散布恶毒的谎言，并通过耶路撒冷亲巴解的一家报纸《黎明报》及其它途径说什么这是萨凯尔兄弟干的一起“蓄意”的事件。这当然是谎言。但是，以政治为目的操纵的谎言在某种程度上很快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比如，塞内加尔代表在上星期五的发言中是这样说的：

“学生们在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进行示威游行，因为很显然以色列的卡车是用来对12月6日死去的一名以色列商人报仇的。”

(S/PV.2770第28页)

我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稍停片刻分析一下这段话。它告诉我们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及其背后策划的煽动活动。首先，这些人为什么示威呢？因为一起交通事



故。为什么要因为交通事故而示威呢？因为巴解组织不仅让示威者相信，而且也似乎让塞内加尔代表相信这并不真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政治复仇的事件。

这种谎言大大地帮助了巴解煽起人们的激情。 格巴里亚的示威之后，又出现了其它示威和骚乱，不幸地造成了伤亡事件。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巴解不是呼吁恢复平静，而是继续煽起暴力和流血事件。阿拉法特12月10日在巴格达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敦促：“骚动得更厉害些吧，让敌人记住这一无法想象到的教训。”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在科威特向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埋怨这次流血事件。换句话说，也就煽动流血事件、而又为此哭泣。

这是阿拉法特典型的两面手法。但是，这个会议厅里两面手法怎样呢？面对这些骚乱，要求以色列做什么呢？正是那些同时呼吁加强“对占领军的武装斗争”的人们要求以色列认真遵守《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既然这些代表一再援引《日内瓦公约》，我要向他们宣读一下该公约中他们显然忽略的有关条款：

“占领国得使占领地居民服从该国为执行其在本公约下所负之义务，维持该地有秩序之统治，与保证占领国、占领军、与行政机关之人员及财产，以及其所使用之设置与交通线之安全所必要之规定。”

这就是该公约第64条的第2款。

让我在这里简单地提一点。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并不认为自己是占领国。大家也都知道，以色列并没有正式接受《日内瓦公约》对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法律上的适用性。其主要原因是，该公约只适用于被占领国有合法主权的情况。但是，这一条件同被约旦非法吞并19年的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无关，也同埃及军方在同一时期管理的加沙无关。然而，我们自1969年以来就决定实际根据该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行事。

澄清了这一点之后，让我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对于的论点。他们坚持说我们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那么，该公约明确地承认以色列根据他们设法加在我们头上的“占领国”的定义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持该领土的有秩序的统治并保证其军队的安全。换句话说，《日内瓦公约》完全支持我们一贯提出的论点，即任何政府，不管是军政府，还是文职政府，其首要责任是维护法律和秩序。

在蓄意煽动激情的情况下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我们的士兵接受严格的命令。即使在被煽动起来的拿着莫洛托夫鸡尾酒、铁棍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狂热的人群的包围之下，他们也只能采取非致命性的手段，比如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弹。只有在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或他们已经受伤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真枪实弹。尽管伤亡事件是悲痛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程序和这种克制，其数目还会更高的。那样，伤亡的数目无疑会超过约旦统治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时期骚动造成的伤亡水平——前几天我列举了几起这样的骚乱，一天之中有50人死亡；同样的情况，最近在麦加的骚乱中有几百人死亡；近年来在印度的骚乱中伤亡也是惨重的——这里仅举一例，在金庙的一次骚乱中有400人死亡。

实际上，我可以从许多国家那里列举数十个这样的例子，而这些国家却摆出公正的样子在这次辩论中肆意地批评以色列。不必说，安全理事会没有开过一次会去讨论这些情况。安理会开会只是为了讨论涉及以色列的情况，而以色列的情况同其它伤亡和暴力事件比起来真是不足为奇，再说——用这里用的论点来说——以色列也没有违背《日内瓦公约》。

好吧，我要对这些常驻代表们这样说：你们不可两者兼有之。你们不能呼吁“加强武装斗争”——就用你们的话说吧——同时又抱怨以色列采取行动去维护法律和秩序。你们不能援引《日内瓦公约》，却又无视其主要的条款。

显然，安理厅里我们对手的目的并不在于结束动乱和生命损失，甚至也不在于客观地讨论以色列采取的行动。他们的目的在于进行一次私刑法庭的审判，以便对以色列处以绞刑、淹没和肢解的不公正判决。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在于煽动进

一步的暴乱、暴力和流血，并使其合法化，因为巴解组织及其伙伴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和平解决这些动乱，或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其中特别包括巴勒斯坦这一方面。

但还有一些人的想法和行动却完全不同。 这些人是勇敢和富有道义感的人，是寻求走共存、妥协、和解之路的人。 这些人中许多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他们中许多人被巴解组织枪杀。 但有些人却不畏恫吓。

我要从这些人中举一个例子。 他名叫艾哈迈德·阿布—沙卜。 他是加沙地带汗尤尼斯镇安萨尔医院副院长。 他的医院离动乱很近，被一群受巴解策动的暴徒包围和封锁。 阿布—沙卜从这群暴徒的魔掌中九死一生幸存了下来。 他的头颅上有很深的刀口，左眼严重受伤。 他后来被送到贝尔谢巴的索罗卡医院抢救。 那儿的以色列医生替他头颅上的刀伤缝了六十针。 阿布—沙卜今天向记者谈了他的遭遇。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说了真话：

“来了好几个伤势严重的人。 由于需要对他们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而我们这儿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决定将他们转送到以色列医院。 我叫来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把这些病人转送到以色列中部的一所医院。 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吵嚷。 十几个青年将我包围了起来，用碎玻璃和铁棒打我，大声叫着骂我是同以色列军队狼狈为奸的人。 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打算履行我在安萨尔医院里的职责。 我不怕。 恢复健康后，我要返回我生活的汗尤尼斯家园。”

就象阻挠伤员伤口愈合一样，巴解组织同样也阻挠着阿—以冲突的愈合。 就象刺杀和平的人一样，巴解组织同样也刺杀和平本身。 只要让巴解组织放任自流，那就永远也不会有和平。 不会有和平，只会有暴乱、暴力和血流成河。 走向和平解决、直接谈判和体面解决冲突的主权要求和居民政治地位的可能性正是巴解组织所拼命反对的，为此它不惜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儿童。

我们不能允许巴解组织的煽风点火和挑动仇恨，以及它在安理会内可能受到的支持，而使和平解决的前景更为遥远。

主席：印度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联合王国）：这是一个很小的程序问题。 我很高兴，并期待着听取印度常驻代表发言。 但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实际上并没有答辩权一说的，不是安理会成员的代表应邀只能在安理会里发言。 因此，我想安理会成员应该同意这一点，我们会很乐意地这样做。 实际上，我期待着大家这样做。 但我想，不应该建立任何错误的先例。 虽然我们欢迎发言，但没有答辩权一说。

主席：我不得不请求宽恕，因我对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有异议。 在征得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印度代表发言。 根据安理会既定的惯例，他有权进行答辩。

加雷汗先生（印度）：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我国，企图将安理会引入歧途，将其注意力从处理以色列侵略和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这一主要任务上移开。

他提到了印度一个省的金殿暴乱，以此为以色列占领部队对被占领土内手无寸铁的人民犯下的暴行辩解。

安理会知道，金殿地处旁遮普省，是印度联邦的一个整体部分。 我相信，以色列不会向任何一个合法成立的政府根据自己的权力范围在自己领土内执行法治的权利提出挑战。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被占领土，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部分地区。 以色列代表实际上是想对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说，西岸实际上是以色列的一个部分。 以色列代表今天下午正是企图提出这一要求以便为被占领土内以色列的暴行辩解。

他的含沙射影显然是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所不能接受的，但我完全相信，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将会彻底拒绝他站不住脚的推论。

主席：以色列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内塔恩亚胡先生（以色列）：印度代表恐怕误解了或者没有理解我的话。我所说的话十分简单，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一直在这么说。不管一个政府是文人政府还是军人政府，其责任是一样的，即维护法制。这正是《日内瓦公约》中我刚才念的那一段的含义。至于究竟是被占领土，还是有争议的领土，或是其他任何类型的领土，《日内瓦公约》并不感兴趣。它说只要存在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管是军人政府还是文人政府——在这一例子中则是军事政府，那么任何政府就负有责任，即做它需要做的事来维持法制，维持自己部队的安全，使公路、其他运输线等等保持畅通。

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还有更多的呢。我在举这些例子时想说明的并非这一原则本身，而是这一原则的应用。以色列在这些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的措施难道太过分了吗？这些措施造成了过度的流血吗？显然，每一起伤亡都是一个悲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同样的形势下，我们曾经看到暴力和流血造成了十倍的伤亡。我那天举例说，在麦加伤亡的伊朗人是400名，但我去核查了一下数字，发现在一起事件中被屠杀的朝圣者超过了600名。据《纽约时报》说，在金殿一下子就死了400多人。

在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中，我们一直严格地控制着我们的部队。从司令官到班长、下士，我们都指令他们遵守这些程序。他们遵守了这些程序，常常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甚至不惜付出生命来遵守这些程序——所以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些伤亡人数。没有人认真地说，伤亡人数达到了数十人。我们所说的数目要少得多，实际上只有十人左右。由于今天的报告有待于核实，我现在尚不能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显然大约是十来个人。十来个人被杀，太多了。我们并不缩小这一事实，也不缩小死者家属的悲痛。但我要说，与其他那些事件相比，这一事件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是适度的、有节制的。

这里要说明两点：第一，每一个政府，不管是军人政府还是文人政府，它在有争议或无争议的领土内维持法治的义务是一样的。尽管在《日内瓦公约》中没有

说明，但我相信，也是用最少量的武力来维持法治。不管如何与我刚才举的案例以及其他许多我没有举的案例作比较、对照，以色列都经得住严格审查，并支持进行这种审查。

主席：印度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雷汗先生（印度）：我必须再次抗议以色列毫无道理地提及我国。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在西岸和加沙的目前地位是什么？它是否试图告诉国际社会，西岸是以色列的一个省，是以色列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是说以色列是作为一个占领国合法地占领着这些领土？

以色列一方面说，根据《日内瓦公约》，它不是占领国。那么，以色列是不是想说，西岸和加沙是以色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色列目前的地位是什么？以色列怎么能够居然援引任何公约？我国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旁遮普省也一样；以色列怎么胆敢将我国发生的事情，将我国政府在自己国家里的活动与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相比较？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原先没有打算发言行使答辩权，因为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只不过是重复他早些时候说的话，以荒谬的论点蛊惑人心。因此，我将不回答他就事情发生的根源所说的话，他居然荒唐可笑到企图要我们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是由于巴解组织利用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荒唐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我已说过，我不谈这一点。我只想谈下列几点。

第一，以色列对《日内瓦公约》的立场是一种双重标准的立场。一方面，以色列拒不接受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西岸和加沙地带。另一

方面，它又企图要我们相信，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条款，以色列军事当局有责任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维持法治。这是一个双重标准的明显例子。

最重要的一点是，以色列代表说，西岸和加沙地带是无人区；它们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因此，他说，以色列有权夺取这些领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立场。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关于维持法治的问题。即便我们接受这一论点，我们也不明白怎么能通过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来维持法治。我们不明白用枪托砸一个17岁的少女直至她的脑壳被砸碎怎么能够是维持法治的方法。

我相信，对这种论点感到厌倦的不光是我们。根本的问题是很清楚的：以色列对这两个问题持什么立场？第一个是土地问题：该领土是不是被占领的领土？第二个是民族问题：这个民族是否享有正当的民族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是否定的。这就是发生在被占领土和整个地区的一切悲剧的主要根源——实际上是唯一的根源。

主席：不再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下一次继续审议议程上这个项目的会议定于明天下午3点30分举行。

下午6点40分散会。